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一

詳校官兵部主事 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五百五十九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一

設官部五十一

刺史

州佐總裁

別駕

治中

典郡書佐

主簿 功曹書佐

從事

中正

刺史一



原杜氏通典曰黃帝立四監以治萬國唐有九州舜置
十二州有牧夏為九州牧殷周八命曰牧秦置監察御
史漢興省之至惠帝三年又遣御史監三輔郡察詞訟

所察之事凡九條監者二歲更之常以十月奏事十二月還監其後諸州復置監察御史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職乃遣丞相史出刺并督監察御史武帝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復監至五年乃置部刺史掌奉詔六條察州凡十二州焉居部九歲舉為守相成帝綏和元年以為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乃更為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哀帝建平二年復為刺史元壽二年復為牧後漢光

武建武十八年復為刺史外十二州各一人其一州屬

司隸校尉漢刺史乘傳周行郡國無適所治中興所治

有定處舊常以八月巡行所部

常以秋分行部郡國各遣一使迎之界上

錄

囚徒考殿最

不稱職者為殿其有能者為最

初歲盡詣京都奏事中興

但因計吏不復自詣京師皆有從事史假佐

建武十一年初斷州

牧自還奏事

雖父母之喪不得去職

元嘉元年初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服延熹二

年復斷之或謂州府為外臺

謝夷吾為荊州刺史第五倫為之曰尋功簡能為外臺之表聽

察聲實為九伯之冠

靈帝中平五年改刺史惟置牧是時天下方

亂豪傑各欲據有州郡而劉焉劉虞並自九卿出領州牧州牧之任自此重矣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按驗然後黜退光武即位用法明察不復委三府故權歸舉刺之吏

李膺為青州刺

史守令畏威明闡風素官

魏晉為刺史任重者為使持節都督輕

者為持節皆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領兵者武冠而晉罷司隸校尉置司州江左則揚州刺史自魏以來庶姓為州而無將軍者謂之單車刺史

庶姓謂非帝族

凡單

車刺史加督進一品都督進二品不論持節假節晉制

刺史三年一入奏

甲午詔書曰刺史銜命國之外臺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并糾之

宋

與魏同梁刺史受之明日辭宮廟而行皆持節

後魏

天錫二年又制諸州置三刺史皇室一人異姓二人比

古之上中下三士也郡置三太守縣置三令長孝文太

和中次職令

上黨王天穆世襲并州刺史并州州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

又李崇為

鼓盜發則擊之俄頃之間聲布百里遂多擒獲諸州置樓自崇始

自後魏北齊則司州

曰牧而北齊制州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

差自上上州至下下州凡九等 後周則雍州曰牧而

制刺史初除奉辭之日備列鹵簿凡總管刺史則加使

持節諸軍事以此為常及蘇綽為六條之制初文帝秉

魏政令百官講習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

得居官 六條之例其畧曰其一先治心心不清淨則思慮妄生見理不明是以治民之要在於清心而

已其二敦教化其三盡地利其四擢賢良其五卹獄訟其六均賦後 靜帝大象元年詔總

管刺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 隋雍州置牧餘

州並置刺史亦同北齊九等之制總管刺史加使持節

至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自是刺史之名存而職廢

後雖有刺史皆太守之五名理一郡而已非舊刺史之職按魏置使持節寵奉使官之任隋氏廢郡而以刺史牧人既非使官則合罷持節之稱其時制置不以名實相副為意仍舊存之後改為太守亦復不省所以使持節之名及於邊遠小

刺史縣令三年一遷諸有兵處則

刺史帶軍事以統之

煬帝乃別置都尉領兵兵不屬郡

十四年改九等

州縣為上中下三等煬帝大業初復罷州置郡為司隸

臺大夫一人巡察畿內

又有司隸刺史房為譙嘗為之

其刺史十四人

巡察畿外諸郡亦有六條之置

與漢六條不同

從事四十人副

刺史巡察每年二月乘軺巡郡縣十月入奏 唐武德

元年罷郡置州改太守為刺史而雍州置牧至神龍二

年二月分天下為十道置巡察二十人一道二人以左右臺

及內外官五品以下堅明清勁者為之兼按郡縣再暮

而代至景雲二年改置按察使道各一人開元十年省

十七年復置二十二年改置採訪處置使其有成旅之地即置節度

使仍各置印天寶九年三月勅本置採訪使令舉大綱

若大小必由是一人兼理數郡自今以後採訪使但訪

察善惡舉其大綱自餘郡務所有奏請並委之郡守不須干及治於所部之大郡至德之後

改採訪使為觀察觀察皆并領都團練使其僚屬隨事
增置分天下為四十餘道大者十餘州小者二三州各
因其山川區域為制諸道增減不恒使名
沿革不一舉其職例則皆古之刺史云

增文獻通

考曰宋制諸州刺史無定員無職任特以為武臣遷轉
之次序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諸州各有州刺史與
古之州牧刺史大小頗異 金州名不同設防禦者謂
之防禦州設刺史者謂之刺史州 元以州次於郡刺
史不設 明不設州刺史而州次於府各置官屬

刺史二

原黃恭交州記曰秦兼天下改牧為郡監察郡縣糾遏

非常漢書百官公卿表注曰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

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

不省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凌弱以衆暴寡二

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背公行私旁詔牟利侵

漁百姓聚斂為奸三條二千石不郵疑獄風厲殺人怒

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為百姓所疾山

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

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寵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

漢書

曰武帝時田叔少子仁以壯勇為衛將軍舍人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為郎中至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後使舉刺三河奏事稱意

又云王尊益州刺史先是

琅邪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坂問吏曰此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

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又曰朱博遷冀州刺史博本武
吏不更文法及為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博
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驚不意博臨事乃
至於此 又曰何武為揚州刺史行部必先即學宮見
諸生試其誦論得失然後入傳舍問墾田頃畝五穀美
惡 司馬彪續漢書曰郭伋字細侯拜并州刺史行部
至西河美稷百小兒各騎竹馬迎伋拜伋問曰兒何自
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迎伋曰苦諸兒復送到郭

外問使君何日當還彼謂從事計日告之行部還入美
稷先期一日偃念負諸兒即止野須期乃往 又曰周
舉字貞先為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
忌之禁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歲歲多死者
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
人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 又曰皇甫
嵩領冀州牧奏請一年租賑饑民民歌之曰天下亂兮
市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 又

曰种嵩為益州刺史在職三年宣恩遠異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槃木諸國並貢前刺史卒後遂絕嵩至乃復向化永昌太守鑄黃金為文蛇以獻梁冀嵩糾發追捕馳傳上言冀由是銜怒 東觀漢記

曰李珣為兗州刺史所種小麥胡蒜悉付從事無所留清約率下席羊皮服布被 又曰段熲起於徒中為并州刺史有功徵還京師熲乘輕車介士鼓吹曲蓋朱旂騎馬殷天蔽日連騎相繼數十里 謝承後漢書曰王

閔遷冀州刺史閔性刻不發私書不交豪族賓客號曰

王獨坐 又曰李燾為青州刺史發璽書於本縣傳舍

乘法駕駢驂朱軒就路奏免四郡相百城怖懼悉豫棄

官 又曰賈琮字孟堅為交趾刺史時州人屯兵反即

移書告示使其安資業百姓歌之曰賈父來晚使我先

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乃以琮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

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

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

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悚震 又曰百里嵩為徐州
刺史州境遭旱嵩行部傳車所經甘雨輒注東海金鄉
祝其兩縣僻在山間嵩傳駟不往二縣獨不雨老父干
請嵩曲路到二縣入界即雨 又曰巴祗字敬祖為揚
州刺史憤毀壞不復改易以水滲曝用之處暝暗之中
不燃官燭 又曰周乘為交趾刺史舉奏二郡穢濁太
守屬縣解印綬棄官者四十餘城 魏志曰劉馥為揚
州刺史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貢獻相

繼數年恩化大行 又曰徐邈為涼州刺史立明訓禁厚葬斷淫祠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勲也 又曰田豫護匈奴中郎將領并州刺史匈奴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 又曰陳泰字伯元為并州刺史懷柔民彛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掛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為尚書悉付還之 又曰張既為雍州刺史太祖謂既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晝行矣 又曰賈

達字梁道為豫州刺史達曰州本監郡謂察二千石以下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於是阿縱不如法者皆奏免之帝曰達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為法 魏略曰裴潛為兗

州時常作一胡床及去留以掛壁 王隱晉書曰山濤

轉為冀州刺史自濤居州甄拔隱屈搜求賢才旌命所加三十餘人皆顯名當世冀州之士於是為盛 又曰

庾冰為中書監揚州刺史乃心夙夜情存治道賓禮朝

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賢相 又曰庾翼都督江荆益三州刺史制度規模每出於人數年之中軍國充實人情翕然稱其才明由是自河以南皆懷歸附 又曰吳隱之為廣州刺史州界有水名貪泉父老云飲此者皆使廉士變貪隱之始踐境先到水所酌而飲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軟懷千金若使彞齊飲終當不易心 又曰山濤為冀州刺史裴君秀與濤書曰處方伯之任殊亦為高但論道之士不宜處外耳 晉陽

秋曰胡質為荊州刺史子威自洛陽至荊州定省家貧

自驅驢單行見父停十餘日臨歸質賜絹一疋為道糧

威跪曰大人清高不審安得此質曰吾俸祿之餘故以

為卿糧爾晉武帝問威曰卿孰與卿父清威曰臣不如

也帝曰何以為不如威曰臣父清畏人知之臣清畏人

不知曹嘉之晉紀曰羊暨為青州刺史暨牛產犢及

遷以官舍所生遺之而去梁書曰蔡道恭字懷儉出

為使持節右軍將軍司州刺史後魏圍司州會道恭病

篤呼其兄弟及諸將曰以死固節毋令吾沒有遺恨令
取所持節曰稟命出疆憑此而已既不還朝欲與同誓
可與棺柩相隨也 又曰安成康王秀都督雍梁南北
秦四州諸軍事雍州刺史有疾百姓商賈咸為請命既
薨四州人裂裳為白帽哀哭送迎 隋書曰劉仁恩為
亳州刺史治績號天下第一擢刑部尚書 會稽先賢
傳曰綦母俊為交州刺史詔賜高山冠絳三匹擁節臨
難授命立功討賊以報上心 三輔決錄曰蘇章為冀

州刺史行部有故人為清河太守案得其好貨乃設酒
接以溫顏太守喜曰人各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
日蘇孺文與故人歡飲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白奏事
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界肅清 又曰韋康代父為涼

一作

荆州刺史父出止傳舍康入官時人榮之 華陽國

志曰趙琰為青州刺史有貴要囑託琰於廳事前置大
器水發書投置水中無有所報 又曰郭賀字喬卿為

荊州刺史有殊政百姓歌之曰厥德神明郭喬卿志正

朝廷上下平明帝到南陽巡狩賜三公服勅行部去襜
露冕使百姓見之以彰有德 增唐書曰姜暮拜秦州

刺史高祖謂曰衣錦還鄉古人所尚今以本州相授用
答元功涼州之路近為荒梗宜弘方略有以靜之暮至
州撫以恩信州人相謂曰吾輩復見太平官府矣盜賊
悉來歸首士庶安之 又曰顏遊秦遷廉州刺史撫郵
境內敬讓大行邑里歌之曰廉州顏有道性行同莊老
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高祖璽書慰勉之 又曰太

宗詔朝集使刺史以上升殿親問之曰卿等在州何以
撫教定州刺史薛獻對曰老者國家所養臣每存卹之
少者國家所使臣每勸誡之田疇荒廢漸加墾闢禮義
既行產業咸振此皆稟之聖化非臣之力太宗曰如公
之奏足稱循良清淨為政朕所望於公等也 又曰賈
敦頤曹州冤句人也貞觀中歷遷滄州刺史在職清潔
每入朝盡室而行惟敝車羸馬羈勒有闕以繩為之見
者不知其為刺史也後轉瀛州刺史州界滹沱河及滹

水每歲泛溢漂流民人敦頤奏立堤堰自是無復水患

又曰田仁會永徽初累遷郢州刺史以善政聞時屬

亢旱仁會自暴祈禱竟獲甘澤其歲大熟百姓歌之曰

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誠為人上天聞旱田致雨山出雲

倉廩既實禮義申但願常在不患貧 又曰開元十三

年玄宗令宰臣擇刺史之任必在得人許景先首中其

選自吏部侍郎出為虢州刺史後轉岐州 又曰薛大

鼎為滄州刺史州界有無棣河隋末填廢大鼎奏開之

引魚鹽於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
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大鼎又以
州界卑下遂決長蘆及漳衡等三河分洩夏潦境內無
復水災時與瀛州刺史賈敦頤冀州刺史鄭德本俱有
美政河北號鐺脚刺史 又曰敬暉除衛州刺史時河
北新有突厥之寇方秋而脩城不輟暉下車謂曰金湯
非粟不守豈有棄收穫而繕城郭哉悉令罷散由是人
吏咸歌詠之 又曰蕭定大歷中有司條天下牧守課

績惟定與常州刺史蕭復濠州刺史張鎰為理行第一

其勸農桑均賦稅逋亡復歸戶口增加定又冠焉 又

曰段秀實為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四鎮北庭行軍涇
原鄭穎節度使三四年間吐蕃不敢犯塞清約率易遠
近稱之非公會不聽樂飲酒私室無妓媵無羸財退公
後端居靜慮而已 又曰劉贊為歙州刺史以勤幹聞
有老婦捃拾於叢林之間猛獸將噬幼女呼號搏而救
之母子俱免本道觀察使韓滉奏為異跡加金紫之服

累歲遷常州刺史 又曰李惠登授隋州刺史州遭李

忠臣希烈殲殘後野曠無人惠登朴質不知學居官無

枝葉率心為政皆與理順利人者因行之病人者因去

之二十年間田疇闢戶口加諸州奏吏入其境無不歌

謠其能 又曰韓愈為潮州刺史既視事詢吏民疾苦

皆曰郡湫水有鱷魚卵而化其長數丈食民畜產將盡

以是民貧居數日愈往視之令判官秦濟炮一豚一羊

投之湫水呪之是夕有暴風雷起於湫中數日湫水盡

涸徙於舊湫西六十里自是潮無鱷患 又曰朱敬則
為御史冉祖雍所誣貶授廬州刺史經數月代到還鄉
里無淮南一物惟有所乘馬一匹諸子姪徒步而歸
又曰許圜師轉相州刺史嘗有官吏犯贓事露圜師不
令推究但賜清白詩以激之犯者愧懼遂改為廉士其
寬如此 又曰齊瀚定州義豐人為汴州刺史河南為
雄郡自江淮達於河濟舟車輻輳人庶浩繁前後牧守
多不稱職惟倪若水與瀚皆以清嚴為治吏民歌之

又曰陽城為道州刺史在州以家人法待吏人宜罰者
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道州土地產民多
矮每年常配鄉戶貢其男號為矮奴城憫其編氓歲有
離異之苦乃抗疏論而免之自是乃停其貢民皆賴之
無不感泣 又曰尹思貞為青州刺史境內有蠶一年
四熟者黜陟使衛州司馬路敬潛八月至州見繭歎曰
非善政孰能至於此乎乃表薦之 又曰馬燧改懷州
刺史乘兵亂之後其夏大旱人吏失耕稼燧乃務脩教

化將吏有父母者燧輒造之施敬收瘞暴骨去其煩苛
至秋界中生糴穀人頗賴之 又曰皇甫無逸為同州
刺史閉門自守不通賓客左右不得出門凡所貨易皆
往他州每按部樵採不犯於人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
人往將續之無逸遽抽佩刀斷衣帶以為其炷其廉介
如此 又曰呂元膺為蘄州刺史頗著恩信常歲終閱
郡獄囚囚有自告者曰某有父母在明日元正不得相
見因泣下元膺憫焉盡脫其械縱之以為期吏曰賊不

可縱元膺曰吾以忠信待之及期無後到者由是羣盜感義相引而去 又曰柳宗元為柳州刺史土俗以男女質錢過期則沒入宗元革其鄉法其已沒者仍出私錢贖之歸其父母 又曰天授二年正月天后內出繡袍賜新除都督刺史其袍皆刺繡作山形繞山勒迴文銘曰德政惟明職令思平清信忠勤勞進躬親自此每除都督刺史必以袍賜之 又曰袁光庭者河西戍將天寶末為伊州刺史祿山之亂西北邊戍兵入赴難關

隴郡邑皆吐蕃所拔惟光庭守伊州累年外救不至賊
百端說誘終不屈部下如一及矢石既盡糧儲並竭城
將陷沒光庭手殺其妻子自焚而死朝廷聞之贈工部
尚書 又曰貞元初德宗以奉先縣令鄭珣瑜為徐州
刺史昭應縣令韋武為遂州刺史華原縣令崔琮為汝
州刺史藍田縣令韋貞伯為舒州刺史盩厔令李會為
郢州刺史錄善政也各賜馬一匹并彩物衣服以遣之
又曰劉禹錫授播州刺史御史中丞裴度奏禹錫母

年八十今播州乃猿狖所居人跡罕至禹錫誠合得罪然其老母必至不得行則須與子為死別傷陛下孝理之風伏請屈法稍移近處使得終養上曰夫為人子每事尤須脩謹常恐貽親之憂今禹錫所坐更合重於他人豈可以此論度不能對上曰我所言是責人子之事然終不忍傷其所親之心明日改授禹錫為連州刺史又曰崔珙太和七年正月拜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使入謝帝問以撫理南海之宜珙奏對明辯帝深嘉之

時高瑀鎮徐州承智興之後軍驕難制軍士數犯法上
欲擇威望之帥以臨之久難其才會珙言事慷慨謂宰
臣曰崔珙言事神氣精爽此可以臨徐人即以王茂先
代珙鎮廣南授珙檢校工部尚書徐州刺史 又曰孔
若思為衡州刺史先是諸州別駕皆以宗室為之刺史
致敬由是多行不法若思至州舉奏別駕李欽罪犯請
加鞠訊乃詔別駕於刺史致禮自若思始也 又曰蕭
復累遷同州刺史時州人阻饑有京畿觀察使儲廩在

境內復輒以調貧人為有司所劾詔下削階受代親友
唁之復怡然曰苟利於人敢憚薄責 五代史梁書曰

開平四年九月詔曰魏博營內刺史比來州務並委督
郵遂使曹官擅其威福州牧同於閑冗俾循通制宜塞
異端並河南州諸例刺史得以專達時議者曰唐憲宗
朝烏重胤為滄州節度使嘗稱河朔六十年能抗朝命
者以奪刺史權與縣令職而自作威福耳若二千石各
得其柄又有鎮兵雖安史挾奸豈能據一墉而叛哉遂

奏以所管德棣景三州各還刺史職分州兵並隸牧管
自後雖幽鎮魏三道以河北舊風自相傳襲惟滄州一
道獨稟命受代自重脣制置使然也則梁氏之更張正
合其事矣 又曰安元信歷數任皆名郡也親戚謂曰
公身俸二千石鬢有白髮家無肥美田園何以為子孫
計元信曰吾本無文經武略遭遇先帝風雲之會繼提
郡印位在親臣平生之望過矣每以衣食豐足為愧安
有積貨治產欲為豚犬後圖不亦愚乎聞者美之

刺史三

原布政 露章

梁書曰夏侯亶字世龍為豫州刺史弟

之曰我之有州任仍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白帖
曰何武字君公為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史必先
露章服罪為虧除免之而已不服極法九江太守戴聖
治行多不法前刺史以為大儒多優容之武使從事廉
得其罪聖懼自免後毀於
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

立祠

罷市

又曰晉祖遜
為豫州刺史

行恩德及卒人為立祠 又曰羊祜卒人出為巷
哭罷市四時置祭於峴山之陽改戶曹為辭曹

增

執蛟 放魚

山堂肆考曰隋嘉州刺史趙昱時有老蛟
為害昱自持刀入水有頃江水盡赤昱執

蛟奮波而起 又曰唐孟簡工於書為常州
刺史與盧仝遊北湖盡買漁人所獲魚放之

運甃

投環

又曰晉陶侃拜廣州刺史在州無事朝暮運百甕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優逸恐不堪事

又曰晉周訪為荊州刺史或說王敦曰荊州用武之國公宜自領乃改訪梁州訪大怒敦手書譬釋因遺以

玉環玉枕訪投諸地曰吾豈賈監可以寶悅乎

種松

植蘭

又曰唐袁仁敬為杭州刺史植

松以達靈隱寺凡九里號九里松

又曰宋羅疇為滁

州刺史或曰滁州貧僻對曰此歐公之醉鄉也有庶子紫薇香泉萬斛以為供給有琅邪幽谷白雲千頃以為職田何謂貧僻耶治廨宇於堂前植蘭數十本且為之

記

原長一州

阜兆民

周禮曰太宰職云一曰牧以地得民鄭注云牧州長也九

州各有封域以居民也案費公彥疏曰一曰牧以地得民者謂畿外八州之中州別立一州牧使侯伯有功德者為之使統領二百一十國以有一州土地集安萬民故云牧以地得民也尚書周官曰以倡九牧阜成兆

民

增古方伯

漢舊官

合璧事類漢何武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

也東觀漢記曰

州牧刺史漢舊官

陽名子

薛字孫

山堂肆考曰陽城為道州刺史

州人感其德以陽名子

又曰唐薛遂為巴州刺史

人歌之曰有孩有童願以名垂何以字之薛孫薛兒

原訓導諸侯

督察郡國

國語曰周宣王欲得國子之能訓導諸侯者按註賈侍中

云國子諸侯之嗣子欲使訓導諸侯子也

漢書曰朱

博奏漢家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

安寧其有異材功著者輒登擢秩卑加賞咸勸功樂進

今增秩為牧以高第補九卿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

功効凌彞奸宄不禁臣

施教九郡

宣風萬里

王隱晉書

請罷置刺史如故奏可

曰王沈字處道為豫州刺史乃下教曰若能舉遺逸黜

奸邪陳長吏可否皆給殺五百斛別為主簿奉行九郡

施行 晉起居注詔曰太尉將軍衛瓘忠允清識
文武之才宜令宣風萬里為青州刺史以統戎政

聘

求耆德 旌顯異行

續漢書曰郭伋拜并州刺史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

邑老少相攜遠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州中耆德
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分祿以養之 陶氏
家傳曰陶清為荊州刺史旌顯所知三十餘人皆當世異行

石崇積財

王戎治

宅

晉書曰石崇穎悟有才氣而任俠無行檢在荊州劫
遠使商客積財不貲 又曰王戎為荊州刺史有司

奏戎遣吏脩園宅免官
詔以贖論遣豫州刺史

勿令領兵

不宜去武

魏志曰杜

恕守務伯云刺史勿令領兵以事久專上疏曰今牧守
兼治民之術脩將帥之事云云 白帖曰晉自平吳後

罷軍後山濤以為不宜去州郡
武備後寇賊起以無備遂大亂

千騎長人

三虎隨

喪

白帖曰東方千騎長人謂諸侯也 又曰王業拜荆州遷司隸道卒有三白虎低頭隨喪而去

增

經學政事

撫字催科

山堂肆考曰漢蕭育為冀州刺史以經學與士民講誦以政事

為吏民悅服

又曰唐陽城左遷道州刺史治民如治

家州之賦稅不以時登

觀察使數加詰讓城自署其考

曰撫字心勞

催科政拙

草木知名

耆老歌德

又曰唐張萬福德宗時為濠州

刺史上謂曰先帝改爾名正者所以褒也朕謂江淮草

木亦知爾威名若從所改恐賊不曉是卿也復賜舊名

又曰狄仁傑為寧州刺史御史郭翰巡

隴右入寧州境耆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

議選朝臣

詔舉良才

天中記曰開元十一年山東早朝議選朝臣為刺史以撫貧民 太平御覽曰侯景

平元帝遍問朝宰曰今天下始定亟須良才請卿各舉所知羣臣未有對者帝曰吾已得一人矣王粲曰未審

為誰帝曰歐陽頎
公乃授武州刺史

無留無滯

亦易亦難

山堂肆考
曰始興王

澹為荊州刺史曹無留事獄無滯囚及還朝人歌之
又曰王雍為相州刺史魏主戒之曰作牧之道亦易亦

難其身正不令而行故易
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難

截鐙遮圍

辭絹乞留

天中

記曰澤州奏前刺史史延韜離州為軍民遮圍不放出
城兼截下馬鐙延韜夜開城門赴闕太平御覽曰韓
軌遷秦州刺史神武欲軌還仍賜州人戶絹布兩匹州
人田昭等七千戶皆辭不受惟乞留軌神武嘉歎乃留
焉

治尚簡易

政號廉平

山堂肆考曰唐獨孤及為
常州刺史治尚簡易人皆

愛戴餘糧棲畝甘露降庭又曰唐劉德
威為綿州刺史政號廉平百姓立石頌德

廣設耳目

宜用心腹

又曰陽逸為光州刺史為政愛人廣設耳
目時人謂有千里眼又曰李延賞為青

州刺史帝謂曰懷瑋之俗世號難治宜用好心腹

面察能否

妙選賢良

又曰

唐宣宗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能否然後除之又曰唐則天與宰相議及刺史縣令李嶠等奏

言朝廷物議莫不重內官輕外職除授牧伯望於臺閣寺監妙選賢良分典大州太后命書名探之得鳳閣侍

御韋嗣立御史大夫楊再思等

二十人各以本官檢校刺史

鑄鐵灌賊

哭金感

首又曰魏楊津除定州刺史時賊殘掠州境津置爐鑄鐵持以灌賊賊相謂曰不畏利槩堅城唯畏楊公鐵

星又曰梁毗為西寧州刺史酋長皆以金多者為號

通相攻奪毗患之後諸酋以金遺毗毗對金慟哭謂之曰汝等以此相滅今將此來欲殺我耶一無所納諸酋感悟遂不相攻擊

有君子心

得

方伯體

又曰隋楊達為鄴鄭趙三州刺史文帝差品天下牧宰達為第一楊素每曰有君子貌兼君子

心者惟楊達耳 又曰吉翰為益州刺史在任著美績甚得方伯體 均賦他郡 還儲

本州

又曰唐韓休為虢州刺史號於東 西京為近州乘輿所至常稅殿芻休請均賦他郡中書令張說曰

免虢而與他郡此守臣私惠耳休曰刺史知冗之弊而不救豈為政哉說如休請 又曰唐李素直徙蒲州刺

史將行還所餘儲并釋器於本州齋圖書就道

畫像自戒

哦詩自娛

又曰後周

申徽為襄州刺史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 又曰唐韋應物為蘇州刺史在郡暇日惟焚香哦詩以自娛

父子風教

兄弟聲譽

又曰魏鄭述祖繼其父道昭為兗州刺史有人入市盜布

其父執以歸首述祖原之自是無盜百姓歌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十五載風教猶相同 又曰唐岑義陝州

總管甚有政績弟仲翔為陝州刺史兄弟相踵為守並馳聲譽

風觀月樓

三梁十

驛

又曰魏邢邵為西兗州刺史有善政在郡起清風觀
明月樓 又曰唐裴耀卿為濟州刺史天子東巡耀

卿置三梁十驛科
斂均者上甚嘉之

言笑不苟

廉能可述

又曰唐韋
安石拜德

鄭二州刺史性方重不苟言笑政尚清廉吏民尊畏
又曰唐塗暄以中散大夫為江州刺史廉能可述號為

金聲
玉色

下車驗獄

單騎造營

又曰隋辛公義遣并州
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

坐驗問十餘日斷決咸盡方還廳受新訟有須禁者即
宿廳事終不還閣 又曰隋仁壽中山獠作亂資州刺

史衛文昇初到官單騎造其營
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

鞭人持稻

與軍采

葛

又曰晉陶侃為荊州刺史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
稻侃問用此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

曰汝既不田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 又曰魏李遷哲
為信州刺史州先無儲蓄遷哲與軍士共采葛根為糧

有異味輒分嘗
之軍士感悅

阡陌聚觀

風俗頓革

又曰唐李邕
為滑州刺史

上計京邑早有盛名人傳其眉目怪異至阡陌聚觀後
生望風門巷填溢又曰魏寇雋為梁州刺史州人俗

荒曠多為盜賊雋為立庠序
勸農桑數年之間風俗頓革

楊津下教

何妥勒箴

又曰魏楊津為岐州刺史有武功人齋絹為賊所劫津
下教云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馬者在城東被殺若有
家人可速收視有一老母云是已子津於是遣騎追收
並絹俱獲又曰隋何妥為龍州刺史有負笈游學者
妥皆為講說教授之又

飛鳥食蝗

大駁食獸

又曰
蕭循

為梁秦二州刺史時蝗害禾循自咎責忽有飛鳥千羣
下食蝗殆盡又曰兗州有甄山後魏時數有猛獸為

暴張華原為兗州刺史忽有
大駁食獸咸以為化感所致

郡神相迎

伯元來謝

又曰唐張開為荊州刺史至郡界忽見水紫披甲胄者數十人自雲中而下開問其故對曰某荊州內外所主之神仰使君令名故來相迎耳又曰晉殷仲堪為荊州刺史先是仲堪收葬江邊流棺其門前溝忽起為岸夜夢有人自稱徐伯元來謝且曰水中有教授生徒

摘發貪暴

又曰唐張猛為濠州刺史延經術士教授生徒比去州境內明經者至四十人又

曰唐姚瑋遷益州刺史初蜀吏貪暴瑋摘發之無所容貸

力拒暴軍

禮接儒士

又曰唐張光輔討越王軍士恃功多暴狄仁傑時為豫州刺史力拒之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公董士以平賊縱暴橫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如得上方劍加君項雖死不恨光輔還秦仁傑不遜改授復州又曰周荆罕儒為秦脩邵公廟

州刺史禮接儒士世宗以為團練使

脩邵公廟

毀鼻亭祠

又曰高允為懷州刺史見邵公廟廢毀不立又曰邵公之德闕而不禮為善者何望乃表

聞脩葺之 又曰鼻亭祠在永州府道州城北舊傳象封於此後人祠之唐刺史薛伯高毀其祠柳宗元作毀

鼻亭神

祠記

作均水法

還移稅錢

事文類聚曰戴叔倫守撫州刺史歲爭灌

溉為作均水法俗便利之 又曰李勣為虔州刺史奏還信州移稅錢二百萬賦米二萬石

錄名

屏風

賜膳洛濱

山堂肆考唐太宗嘗曰治人之本莫重於刺史故朕嘗錄姓名於屏與卧

對之得才否狀輒疏於下方擬廢置 又曰唐玄宗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為刺史大理卿源光裕等十一人皆在選中命宰相諸王以下錢於洛濱賜以御膳上自書十韻詩賜之

祝神虎斃

禱

井泉湧

大中記曰謝傑為高州刺史境多虎夜入郭中為暴傑謁城隍廟舉酒祝神曰願虎只食刺史

無傷愚民因獨宿殿庭中是夜忽有物咆哮其聲如雷
逐明視之數虎悉斃 太平御覽曰趙郡王叡除北朔
州刺史內防外禦備有條法有無水之處
禱而掘井泉源湧出至今號曰趙郡王泉
陸馥十善

蕭恪四客

又曰陸馥為相州刺史為政清平州中有
德宿老名望素重者以友禮待之詢以政

事如此者十人號曰十善 又曰梁蕭恪為雍州刺史
賓客有江仲舉蔡達王臺卿庾仲容四人俱被接遇並
有蓄積故樊鄧歌之云江十萬蔡五百王
新車庾大宅及恪還梁武問之恪甚慙慙

食三斗蒜

夢三口刀

又曰楊德幹歷澤齊汴相四州刺史治有
威名郡人為之語曰寧食三斗蒜不逢楊

德幹 天中記曰王濬常夢得三口刀人以禾益之手
持不得以問郡丞等莫能知劉毅對曰三刀者州字而
益之禾持不得禾傍失者秩字明府秩當
至益州濬笑曰如卿言當相以為秀才

曲宴賦詩

登樓談詠

太平御覽曰南安王禎出為相州刺史高祖餞之於林都亭詔曰今日之集雖曰分

歧實為曲宴並可賦詩申意射者可以觀德不能賦者可馳射也當使武士彎弓文士下筆合璧事類曰晉庾亮鎮武昌諸佐吏殷浩等乘月登高樓俄而亮至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

封金送上

運米自給

太平御覽曰王思政遷荊州刺史州城多壞政命蘭小歡督工治之掘得黃金三十斤夜

中窵送之思政召佐史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恣封金送上太祖嘉之賜錢二十萬又曰泉企為東雍州刺史織毫丕優於民在州五年每於鄉里運米以自給

今還公笏 不付卿節

又曰張威以罪免後從上祠泰山至洛陽上謂威曰自倚公以重鎮何乃惟利是視孤負朕心因問威曰公所執笏今安在威曰謹藏於家上曰可持來威奉笏以見上曰雖違法度功利實多朕不忘之今還公笏於是復

拜洛州刺史 又曰石苞為徐州刺史東關之敗苞獨全軍而退帝指所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此付卿

甘露降庭 嘉禾出境

又曰隋令狐熙拜滄州刺史在職數年風教大洽上幸洛陽熙

來朝史民恐其遷易悲泣於道及熙復還百姓出境迎謁歡呼盈路在州獲白鳥白麋嘉禾甘露降於庭前柳樹 又曰隋梁元彥為岐州刺史甚有惠政嘉禾連出於州境上悅其能賜粟五百斛帛三百段御繖一枚

給居義舍 募墾公田

山堂肆考曰唐素滋為華州刺史政清簡流民至者給地

居之名曰義舍 又曰唐徐申遷韶州刺史按公田之廢者募人耕墾以所收之半畀之歲入凡三萬斛

呼戴帽餉 謂隨使戶

天中記曰梁元彥初為岐州刺史甚有惠政轉相州鄴都人多

變詐稱其不能理政坐免復拜趙州刺史元彥言於上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為戴帽餉請復為相州改弦

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從之復為相州刺史先彥下車發摘奸隱有若神明狡猾莫不潛竄於是合境大駭

又曰吳越儼鎮永嘉百姓悅慕及移姑蘇温人有攜家屬以從者謂之隨使戶

原賈充假

羽葆 杜預給追鋒

晉起居注曰賈充為使持節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

如故假羽葆鼓吹給第一駟馬一匹追鋒車一乘卧乘車一乘 王隱晉書曰杜預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

諸軍事給追鋒車第二駟馬御府人馬錢三十萬

增奪腴田給貧單 延文

學設餅果

合璧事類曰長孫順德為澤州刺史素侈放至是折節為政以嚴明稱先是守長多通饋

餉順德繩摘無所容遂為良吏前刺史占部口腴田十項奪以給貧單 太平御覽曰蔡王智積為同州刺史

在州未嘗嬉戲端然讀書門無私謁有公孫尚儀楊君英蕭德言並有文學時延於座所設惟餅果酒饈三酌

其簡靜
如此

刺史四

原岳牧

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

諸侯

白帖曰刺

史古諸侯也

列岳

刺郡

隼旟

熊軾

彤襜

俱出白帖

朱轡

漢書曰二千石車朱兩轡

千里

百城

俱出白帖

樂職

白帖曰王褒為

益州刺史作中和樂職之詩

置兵

又曰魏司馬朗請州郡宜置兵外備四縣內威不軌

高

車蓋

又曰黃霸為揚州刺史三歲治有績宣帝下詔賜車蓋持高一尺以彰有德

霽威嚴

又曰魏相為揚州案法郡國守相多貶黜邴吉與書曰朝廷知弱翁公行方直願少藏器於身相善其言為霽

威嚴 九州之長 曲禮曰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鄭註云每一州之中天子選後之賢者為

之牧

十有三牧

漢官解詁曰京畿十有三牧分土食焉

銅印墨綬

詳通典

銀印青綬

漢書百官公卿表曰綬和元年改刺史為牧銀印青綬

位居牧伯

又曰今刺史居牧伯之位乘一州之統

位下大夫

漢書朱博傳曰哀帝初何武為大司空與

丞相翟方進共奏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為州伯今部刺史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臣請罷刺史更制州牧以應古制

分刺

諸州

後漢書百官志曰秦有監御史監諸郡漢興省之但遣丞相史分刺諸州無常官

分部

督察

漢官解詁曰京畿十有三牧分部馳行郡國督察在位錄囚徒考功實

刺舉州事

應劭漢官儀曰監司三代曰伯漢興海內未定令刺史舉州事

盡部州境

山謙之丹陽記曰漢

承秦罷侯置守至武帝元封五年始置刺史盡部州境

天子所使

黃泰交州記曰刺者言其

刺舉不法史者使也言為天子之所使也

奉詔條察

漢書百官公卿表曰武帝元封五年初置

部刺史掌奉詔條察

乘驛奏事

應劭漢官儀曰漢武元封四年始遣部刺史十三人乘驛奏事

三年奏事

王隱晉書曰太康三年罷刺史將軍官刺史依漢制三年一入奏事

懷以

道德

又曰阮瞻遷平南將軍江州刺史懷撫以道德

示以恩信

晉書曰唐彬持節監幽州

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右將軍彬既至鎮訓卒利兵廣農重稼震威耀武宣諭國命示以恩信

獎勵

風俗

晉中興書太原溫錄云溫嶠字太真代應詹為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達於治道軍

人稱頌獎
勵風俗

清淨化人

魏書曰劉震為兗州刺史清淨儉約以禮化人

將士

咸服

魏志曰田豫領并州刺史清約儉素所賜皆散之將士人咸服之

盜賊自止

漢書

曰張敞為冀州刺史居部歲餘盜賊自止

計日受俸

謝承後漢書曰楊秉為豫荆徐兗四州刺

史遷任城相自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家至貧窶并日而食

十日一炊

又曰

左雄為冀州刺史不舉煙火長食乾飯十日一炊

不畏疆禦

又曰陳翔遠揚州刺史貶黜姦

惡不畏疆禦

不事上司

魏志曰崔林為幽州刺史在官不事上司左遷河間刺史

王

遜後濁

晉中興書曰王遜為廣州刺史民人謁者多使作金刺通名妻詰之曰何先清而後濁也

車永貪濁

又曰車永為廣州刺史居官貪濁

神馬白鳥

白帖曰王阜為幽州刺史

有神馬
白鳥見

察過詔條

又曰丞相司直郭欽奏豫州鮑宣煩苛代二千石置吏察過詔條註

云所察出
六條之外

行去法駕

又曰郭欽又奏鮑宣行去法駕駕三馬宿鄉亭為眾所非

見碑墮淚

又曰羊祜字叔子為荊州刺史常登峴山及堯立碑峴山百姓見其碑莫不悲感號為墮

詣闕乞留

又曰種嵩字景伯為梁州被徵吏民詣闕乞留一年遷漢陽守

漢陽界屬與相辭
十里不得乘車

增為朕卧治

事文類聚曰王及善擢魏州刺史武后勞

曰公雖病可與妻子行
日三十里為朕卧治

屈公卧治

太平御覽曰楊常希有足疾上謂之

曰蒲州出美酒足堪養病屈
公卧治之於是拜蒲州刺史

推心委公

又曰史寧為涼州刺史遣

使請事太祖即以所服冠履衣被及弓箭等賜寧謂其
使人曰為我謝涼州孤解衣以衣公推心以委公公其

善始全終無損功名也

推誠御下

又曰劉弘為荊州刺史推誠御下勵以公義每有徵發手

書郡國叮嚀款密莫不感悅曰得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不畏豪強

山堂肆考曰東漢青

州刺史王龔不畏豪強按劾貪猾千石十餘人郡邑守令聞風震慄

不受請託

又曰東漢

左雄為冀州刺史性清嚴不受人請託奏按二千石貪猾無所回忌

立碑市旁

又曰唐賈敦頤

遷洛州刺史豪右多占田敦頤舉沒官者以賦貧民百姓為立碑大市旁稱頌美政

立碑流所

又曰唐狄仁傑為寧州刺史郡人立碑頌德遷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三千人皆論死仁傑密疏請宥

詔免死戍邊道出寧州父老問曰狄使君活汝耶因相與泣碑下至流所亦為立碑

呼為慈父

又曰唐李桐客貞觀初為通州刺史治尚清平民呼為慈父

呼為慈母

又曰隋辛公義為岷

州刺史土俗一人有病合門避之公義與有病者置已
廩事迎醫療之諸病家子孫皆慙謝合境之內呼為慈
母

為國竭命

又曰宗慙為豫州刺史吳喜為典籤每
多違執慙大怒曰慙年將六十為國竭

命正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

事國竭誠

又曰源賀為
冀州刺史人

與典籤共臨之喜稽顙乃止

告賀謀反魏主曰賀竭誠事國朕

不取羨銀

又曰唐
王疑為

為卿等保之訊驗果誣乃誅告者

商州刺史州有治賦

不受美玉

又曰魏崔挺為光州
刺史有掖縣老人自

羨銀疑一無所取

芝生州署

事文類
聚曰韓

言嘗使林邑得美玉藏之海島垂
六十年今逢明政願奉之挺不受

思復遷滁州刺史有黃芝五
生州署民為刻石頌其祥

拒生州境

又曰馬燧徒
懷州時大旱

田蕪不及耕有拒生
於境內人賴以濟

蝗不至境

又曰王方翼遷肅州
刺史州無蝗整寇易

以攻乃發卒建樓堞烽火精明
儀鳳間河西蝗獨不至方翼境

虎不為暴

又曰李紳
遣滁壽二

州刺史霍山多虎採茶者病之治機
弁不能止紳至盡去之虎不為暴

科定其資

又曰
張九

齡言古者刺史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宜科定其
資凡不歷郡督刺史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

事澄其源

又曰陸象先徙蒲州刺史嘗曰天下本無事
庸人擾之為煩耳第澄其源何憂不簡所至

吏民皆
懷之

號薛公渠

太平御覽曰薛胄為兗州刺史城
東有沂泗二水合而南流胄積石

堰之陂澤盡為良田百姓
賴之號為薛公豐充渠

名崔公橋

又曰崔亮為雍
州刺史城北渭

水淺不通船行人艱阻亮欲造浮梁而慮長柱不可得
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藉此為用橋遂

成立至今猶

高肇清能

合璧事類曰高肇所莅五州
皆以清能著稱當時號良刺

名崔公橋

史

徐邈清白

又曰徐邈為涼州刺史皎然清白

得江表心

太平御覽曰晉

華軼為江州刺史得江表之歡心流亡之士赴之如歸時天下多事軼每遣貢獻入洛不失臣節

得

西州心

合璧事類曰郭孝恪拜安西都護西州刺史其地高昌舊都流徙罪人與鎮兵雜限以沙磧隔

絕中國孝恪推誠撫御盡得其歡心

照天蠟燭

天中記曰田元均治成都人有訴訟其儒不能

伸者必委曲問之蜀人謂之照天蠟燭

皮裏陽秋

太平御覽曰褚裒字季野弱冠桓彝見而

目之曰褚季野有皮裏陽秋後除江州刺史莅政貞素常使私僮樵採

中興第一

又曰晉桓

伊有武幹又善音律為中興第一遣江州刺史

方伯最少

又曰荀羨為徐州刺史時年二十中

興方伯未有如羨少者

並賜竹屏

又曰賀祥為荊州刺史祥有惠政梁岳陽王啓贈以竹屏

風祥取付所司太
祖聞之命以賜祥

咸慕側帽

又曰獨孤信為秦州刺
史常因獵日暮馳入城

其帽微側詰旦而更人有
戴帽者咸慕信而側帽焉

原為十三州最

謝承後漢
書曰賈琮

為交趾刺史在任
三年為十三州最

治為天下最

魏志曰梁習字子虞
為并州刺史政治常

為天下最太和三年徵拜大司農習在州二十餘
年而居處貧窮無方面珍物明帝異之禮賜甚厚

增

賜錢米絹布

太平御覽曰呂岱為交州刺史歷年不餉
家妻子飢乏孫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

呂岱出身萬里為國勤事家內困而孤不早知股
肱耳目其責安在於是加賜錢米絹布歲有常限

賜

驂留帛穀

文曰韋珍遷郢州刺史在州有聲績朝廷嘉
之遷龍驤將軍賜驂留二匹帛五十匹穀三

百斛珍乃召集州內孤貧者謂曰天子以我能綏撫
卿等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獨當遂以所賜悉分與之

在此州飲水

又曰竇熾為原州刺史甚有政績州城北有泉水常與僚吏宴於泉側因酌水飲曰

吾在此州惟

當飲水而已

勅相州習法又曰令狐熙為汴州刺史

侍臣曰鄴都天下難理處也勅相州刺史豆盧通令習熙之法其年來朝考績為天下最賜帛三百匹頒告天下

當以鄉應之

又曰韓麒麟除齊州刺史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說曰明公仗節方夏而

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刑罰所以止惡蓋不得已而用之今民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戮以立威名

當以鄉應之普慶慚懼而去

當以汝為始

事文類聚曰陸象先累徙蒲州刺史兼河東察

訪使小吏有罪誠遣之大吏白爭以為可杖象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遠謂彼不曉吾之言耶必欲責者當以汝

為始大吏慚而退

原李燾朝廷聞之

謝承後漢書曰李燾為青州刺史奉法督案朝

廷聞之以
能治劇

王基南方稱之

魏志曰王基為荊州刺史明制度整軍農兼脩學校

南方稱之

劉馥可任江南

又劉馥傳云太祖方有衣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

為揚州刺史

賈充綏靖西夏

晉起居注曰太始七年詔賈充頌量可使持節都督秦涼

諸軍事綏靖西夏

巴祗不迎妻子

謝承夜漢書曰巴祗為揚州刺史在任不迎妻子俸

祿不餘

呂岱不餉妻子

吳志曰呂岱字定公為交州刺史歷年不餉家妻子飢乏孫權

聞之歎息徵為尚書

脩鹽池家家豐足

晉中興書曰溉田官徐邈為涼州刺史使持節

領護羌校尉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脩武威酒泉鹽池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通供中國之費

治芍陂官民有畜

魏志曰劉馥為揚州刺史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

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
吳塘諸竭以溉稻田官民有畜

州界寧肅百姓稱

之

魏書曰司馬朗字伯達遷兖州刺史州界寧肅
百姓稱之雖在軍旅常惡衣惡食以儉率下

思

化大行百姓樂政

謝承後漢書曰謝彞吾字堯卿遷荆
州刺史行部始到南陽縣遇孝章皇

帝巡狩駕幸魯陽有詔勅荊州刺史入傳錄見囚徒朕
將覽馬上臨西廂南面彞吾處東廂分帷隔中央彞吾
所決正一縣三百餘事悉與上合上歎息曰諸州刺史
盡如此者朕不憂天下常以勵羣臣是時思化大行百
姓樂政

得人民心復留一年

續漢書曰種彞為梁州刺
史甚得百姓歡心被徵當

遷吏人詣闕上書請留之太后歎曰未
聞刺史得人民心乃許之彞復留一年

惠愛在人留

十八年

華陽國志曰嚴遵為益州刺史有惠愛每當
遷官吏人塞路攀轅詔遂留之居官十八年

益州險遠以親鎮之

晉起居注曰太始元年詔曰益州險遠王教難洽宜以重將親鎮撫

之以中郎將下邳王晃為之

湘州險固以叔父居之

晉中興書曰譙閔王承字

士敬為湘州刺史中宗謂承曰湘州南楚險固在上流之要控三州之會是用武之國也今以叔父居之

當共理之朝

任分憂之寄

建唐虞之官宜崇九牧

播龔黃之政必務六條

刺史五

原詩梁元帝後臨荊州詩曰擁旄去京縣褰帷辭未央
弱冠從王後從容遊豈張不學胡威絹寧掛裴潛床所

冀方留犢行當息飲羊戲蝶時飄粉風花乍落香高欄

來蕙氣疎簾度晚光綺錢臨仄宇阿閣繞長廊又示

民吏詩曰闕里尚撫謙瀨一作屬鄉裁知足咨余再分陝

少思宜寡欲霞出浦流紅苔生岸泉綠方令江漢士變

為鄒魯俗又別荊州吏民詩曰玉節居分陝金貂總

上流麾軍時舉扇作賦且登樓年光徧原隰春色滿汀

洲日華三翼舸風轉七星旂向解青絲纜將移丹桂舟

劉孝綽和湘東王理訟詩曰馮翊亂京兆廣漢欲兼

治豈若兼邦牧朱輪褰素帷淮海封畿地雜俗良在茲

禁妓摘銖兩馭黠震豺狸

增唐王維送梓州李使君

詩曰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漢女輸幢布巴人訟芋田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先賢

韓翃送郢州郎使君詩曰千人插羽迎知是范宣城

暮雪楚山冷春江漢水清紅鮮供客飯翠竹引舟行一別何時見相思芳草生 劉長卿餘干夜宴奉餞前蘇

州韋使君詩曰復拜東陽郡遙馳北闕心行春五馬急

向夜一猿深山過康郎近星看婺女臨幸容棲托分猶
戀舊棠陰 又送柳使君赴袁州詩曰宜陽出守新恩

至京口因家始願違五柳閉門高士去三苗按節遠人
歸月明江路聞猿斷花暗山城見吏稀惟有郡齋窗裏
岫朝朝空對謝玄暉 韓翃寄徐州鄭使君詩曰江城

五馬楚雲邊不羨雍容畫省年才子舊稱何水部使君
還繼謝臨川射堂草遍收殘雨官路人稀對夕天雖卧
郡齋千里隔與君同見月初圓 張籍送汀州元使君

詩曰曾成趙北歸朝計因拜王門最好官為郡暫辭雙
鳳闕全家遠過九龍灘山鄉祇有輸蕉戶水鎮應多養
鴨欄地僻尋常來客少刺桐花發共誰看 又寄蘇州

白二十三使君詩曰三朝出入紫微臣頭白金章未去
身登第早年同座主題詩今日異州人閭門柳色煙中
遠茂苑鶯聲雨後新此處吟詩向山寺知君忘却曲江
春 宋林逋淮甸城居寄任刺史詩曰擾擾非我事深
居斷俗情石莎無雨瘦秋竹共蟬清劍在慵閑拂詩難

憶細評寥然獨檣枕淮月上山城

增制唐元稹授韓察等明通沔三州刺史制曰朕子育
兆人凜乎懼一物之不至將我德澤流布於遠邇者其
惟良二千石乎具官韓察等久於吏職皆著能名或常
奉詔條風聲尚在或歷居郊甸惠養有方命汝臨人勿
違其俗夫明近於海懦則姦生通通於巴急則吏擾沔
當津會滯則人怨推是三者引而伸之然後可以分吾
憂矣爾其勉之 白居易除郎官分牧諸州制曰漢宣

帝曰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誠哉是言也朕每
三復安得循理副吾此心今之臺郎一時妙選嘗經任
歷率有才用雖典曹庀事其務非輕而卹隱分憂所寄
尤重是用竝命分牧吾人歲時之間期於報政朕高懸
爵賞佇期酬効咨爾夙夜其念之哉無俾龔黃專美前
代 杜牧授竇弘餘加官依前台州刺史蘇莊除鄧州
刺史等制曰具官竇弘餘蘇莊等南郡盜作而蕭育拜
河南政美而寇恂留為人擇官因撫重之考於兩漢行

古道也。弘餘庶使上言父老有請其為政也。長育多方
惠訓不倦。凡設教令皆有科旨。莊任南康。悉心為理。謹
身律下節用。愛人南陽。古都近者。小擾臨海。越俗尤惜
良吏。就加起拜。各叶所宜。仕至二千石。可庇人矣。無異
文律不自貴重。副疲羸之望者。須念終始。坐狂愚之罪
者。勿論深污。各膺寵祿。無忝分寄。

原碑後漢蔡邕荊州刺史庾侯碑曰。君資天地之正氣
含太極之純精明。潔鮮於白珪。貞操厲乎寒松。視鑿出

於自然英風發乎天骨事親以孝則行侔於曾閔結交
以信則契明於黃石温温然弘裕虛引落落然高風起
世信荆山之良寶靈川之明珠也爰在弱冠英風固以
揚於四海矣拜為荊州刺史仗冲靜以臨民施仁義以
接物恩惠著於萬里誠信暢於殊俗由是撫亂以治綏
擾以靜帝嘉其功錫以車服方將掃除寇逆清一宇宙
廓天步之艱難寧陵彞之屯否 晉潘岳荊州刺史東
武戴侯楊使君碑曰君誕保靈和繼期載德宣哲清朗

直道高尚若乃嘉號推賢博愛濟衆鄉黨服其義而縉
紳慕其風於時文后歷數在躬相國幕府實允華夏九
德咸事俊乂在官成君名器納字參軍宏略被於南國
美化行乎江漢西陵之後懸軍深入親薄寇壘躬行天
誅既而救兵不進糧盡道窮因乃憮然迴慮殿其衆而
返雖為法受黜勲庸未崇而天下伏其勇世主思其忠
潘尼益州刺史楊恭侯碑曰君毓乾靈之醇德挺一
世之殊量稟天然不渝之操體蘭石芳堅之質夫其器

膺弘濟智能周達窮不怨否顯不矜泰履行則為模楷
吐言則成隱括德實充於內而光華發乎外也君發迹
州國委質明主自景皇帝攝政文皇帝繼業值天下多
虞疆場未靜以君先帝所拔懷寶後時而深達遠識有
經國之量故為腹心謀臣而監度政事焉君出則簡練
熊羆職司是圖入則從容諷議盡規帷幄其所以進可
替否決疑定策者皆言效於既往而事簡於帝心君再
臨司官三撫名郡方將宣文德以來遠建武功於所牧

銘曰天生蒸民有類有則誕育恭表應期秀特文兼六
行武備七德忠肅弘毅柔嘉溫克機事無瑕臨疑不惑
我謀既精我化既清澤流河朔勲著王庭西南未曩侯
其是寧上天不惠早世潛靈北齊邢子才冀州刺史
封隆之碑曰公世載儒雅之風家傳鐘鼎之業出三代
而克阜歷兩都而轉盛五世祖游游子孚恥斯鳥獸狹
此丘壑濡足焚首念在一匡委質中山並充袞闕故已
援墜拯溺大庇生民祖定功業建旆懷藩揚旌冀部耳

目相接歌詠獨存父司空孝宣公稟潤玉府承華桂簿
望振鷺而齊舉軼歸鴻而並運以茲一德光事三主七
登九伯之重再處八元之任必有餘慶事屬才子莫之
與京理歸世祿非因原隰之氣詎待河嶽之靈發純粹
而成址稟中和而樹質神體秀異志識閒爽幼體成人
弱不好弄同鳳凰之五色非豫章之七年太昌初平洛
除侍中驃騎大將軍密勿樞功逶迤袞職貂蟬承弁華
藻披衣鳴雙璜於峻陛驅六轡於廣路升華輦以弼一

人踐秦階而平天下 周王褒故陝州刺史馮章碑曰

其先陶唐氏之苗裔堯少子生而手有馮字因以為氏
俾侯於魯義等房心之地余與之廣事符河汾之邑使
君稟靈河嶽比德璵璠閨門和美譽聖開宗握文命氏
濁水北流秦關東徙巖險襟帶山河枕倚陸離組甲從
容青紫 庾信少保幽州刺史豆盧府君碑曰本姓慕
容燕文明帝旣之後也其先保姓受氏初存柳城之功
開國承家始靜遼陽之亂尚書府君改姓豆盧筮仕於

魏公資忠履孝蘊義懷仁直幹百尋澄波千頃留心職
任愛翫圖籍官曹案牘未嘗煩擁戎馬交馳不妨餘裕
兄弟公侯國朝親戚宜春有湯沐之盛濯龍無流水之
譏渭南千畝之竹尚懼盈滿池陽三頃之田常思止足
銘曰朝鮮稱國孤竹為君地稱高柳山名密雲遼陽趙
裂武遂秦分寶珪世胄雕戈舊勳名稱實賓言謂身文
朝傾地鎮夜落台星石壇承祀豐碑頌靈渭城高柏昌
陵下亭須知地市為讀山銘

原墓誌梁王僧孺豫州墓誌曰自姬發系因魏傳緒留

路在趙名賢世襲相秦將漢英雄係踵忘寵辱無愠喜
靡矜夸慎嗜欲其行軍用武動合竒正乃治邊御衆威
裕兼行常凜凜然以中原為己任或欲十萬而橫行乍
思五千而深入尅反舊京飲馬函渭然後高卧閒帷晤
言空谷思魯連之辭賞慕田疇之高蹈而火傳川逝長
塗已迫雖景鐘良史有功必書刻板鏤石宜兼不朽銘
曰高勲藹藹長旌高旆入作爪牙出司襟帶民謠不息

王言有會功為上等政稱九最日隆寵秩方登遠大義
轡難留濛水易收祕丘玄戶杳杳悠悠 陳徐陵裴使

君墓誌銘曰君五音之候兼其方牧八陣之圖窮其巧
變用能戰必勝攻必取督稱無難兵號解煩朝飛火箭
夜聳雲梯燧象從奔聯狼已合於是嚴顏不撓極咍諸
戎龐德高聲肆言羣逆胡彛總至猶持子路之纓鋒刃
相交終荷溫生之節每以財輕篋籜義重蒿衡割宅字
貧友之孤開門延故人之殯篤好朋遊居常滿席每至

鮮雲藹藹披王安之衣明月團團似班姬之扇日帶花
以如笑風鳴條而若歌傍列絲桐對揚文酒一石之後
逾能斷獄五斗之量猶未解醒嗟乎潘岳之詩致哀周
密莊公之誅用愍相遺 江總廣州刺史歐陽頎墓誌

曰公家習尚書少府儒高於漢冊世居渤海太守文重
乎晉原中原喪亂避地南徙公孝敬純深友悌敦睦家
積遺財並讓諸季兼賙同壤公含章內暎遠識沈通室
嗜欲謹言行資貞幹事廉隅梁室不造凶羯憑陵公被

銳執允有志匡復梁孝元帝授散騎常侍東衡州刺史
始興縣侯而犬戎弒逆宗社播遷陳纂揖讓攸歸高祖
恩加惟舊橫使持節都督南衡二十二州諸軍事廣州
刺史進為開府儀同三司山陽郡公進號征南將軍加
鼓吹一部巫山遠曲喧騎吹於日南芳樹清音肅軍容
於海截追贈車騎將軍司空公涉獵六經優游百氏寬
徭省賦化百越之歸心撫寒投膠感三軍之死力在室
如賓寧慚屋漏不貪為寶每畏人知殺青無兼兩之疑

意以豈懷珠之謗如羊如粟不改彛齊之心遺慶流風
方留豹產之德

原表魏武帝領兗州牧表曰入司兵校出總符任臣以
累葉受恩膺荷洪施不敢顧命是以將戈帥甲順天行
誅雖戮彛覆亡不暇臣愧以興隆之秩功無所執以偽
假實條不勝華竊感譏誚益以維谷 梁簡文帝為武
陵王讓揚州表曰臣延首青冥傾心紫府言非東里誠
譬北辰而滔滔雲漢不被霈然之澤鬱鬱仙居方隅下

臣之奏周任量力固請所陳明主理奪伏冀照許臣聞
繫風捕影涉求之路靡階玉馬金舟過遠之資無託

南康王會理讓湘州表曰絲言自天而忽委玉刻披雲
而下墜浮舟干仞呂梁之惕已深絙轡萬尋懸車之懼
非淺 劉孝儀為安成王讓江州表曰臣聞失晨之雞
雖不忘於改旦敗駕之馬終取忸於銜鑣臣昔牧淮岱
皇風咫尺一變至道易以為政而亂政莫理美錦徒傷
豈可復宣六條闡化千里 又曰臣聞六轡沃若不策

玄黃之馬九成輪奐無求擁腫之材何則跳踔之路已

窮梁棟之用斯闕 南平王讓徐州表曰竊以淮岱務

殷事乖坐嘯粉榆望重非可卧治臣縣頓枕席動移旬
晦恒恐尺波易流寸陰難保寧可復冒此寵膺茲恩榮

臨川王解揚州表曰臣自馳傳斗牛作牧淮海政刑

兩空璿璣六運既昧弛張之要猶慚大小之獄故以結
泳濡翼取愧能官每一進思無忘退食誠復思私可憑
而彛倫難紊敢恃慈弘冒披心款乞解州任少弭素餐

又為鄱陽嗣王初讓雍州表曰臣大邦維屏既慚宗
子之詩思樂泮宮有缺僖公之頌特以周開元伯錫壤
參墟漢啟三陲分珪舊楚身私家慶總集微躬擁部襟
帶跨制數州西距峽關南踰鄧塞雖復呼韓來朝橐街
納質二鹵尋戈四郊無警猶如王戎雅識羊祜尚義臣
求諸已無或宴安進思盡忠幾乎私竭 李揚州舅讓
表曰人心彼此盡為敵國金柝夜警和門晝閉加以淮
水水漫危同三版懷山之勢已成為魚之期可見若使

身死可以益國城沒足用報恩雖葬魚鼈其甘如薺政以朽耄無庸必負恩寄恥辱之甚非止老臣

原啟染陸倕謝勅使行江州事啟曰封畛遐曠屢井與實陸海神臯偏屬茲境兼以茂親明德維翰作鎮宣述條教光贊聖猷自非問望兼弘寧可擢膺嘉舉

原教齊謝朓為錄公拜揚州恩教曰昔召南分陝流甘棠之德平陽好道深獄市之寄吾忝屬負荷任總侯伯受餞元戎作牧中甸此地五都雜會四方是則而向隅

之矜斯積納隍之歎猶繁興念下車無忘待旦有齊禮
道德致之仁壽弘漏網之寬申在宥之澤 梁簡文帝

罷雍州思教曰折以片言事關往聖寄之勿擾傳彼昔
賢故刻木不對畫獄無入吾自之雍矜懷固犴幸得天
無虐旱地歇怪蟲今軸車行塗舟艍且戒植柳官渡尚
或依然寄飯曹僖猶思恩宥况義化君民節離寒暑憫
茲岐路宜留惠澤 臨雍州原減民間資教曰誠欲投
軀決堤曝身求雨九伐方弘三驅未息後爨之憂兵家

斯急師興之費日用彌廣今春流既長艫舳爭前轉漕相追饋糧不闕義存矜急無俟多費 臨雍州革貪惰

教曰壯夫疲於擐甲匹婦勞於轉輸藜藿難充轉死溝壑春蠶不暖寒肌冬收不周夏飽胡寧斯忍復加哀削傷盜抵罪遂為十一之資金作贖刑翻成潤屋之產

增記唐元結道州刺史廳壁記曰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齒類刺史能存亡休戚之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攘患難在刺史耳凡刺史若無文武才

略若不清廉肅下若不明惠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其害於戲自至此州見井邑丘墟生人幾盡試問其故不

覺涕下前輩刺史或有貪猥昏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為事數年之間蒼生蒙以私欲侵奪兼之公家驅迫非奸惡強富殆無存者問之耆老前後刺史能卹養貧弱專守法令有徐公履道李公廩而已故為此記與

刺史作戒自置州以來諸公改授遷黜年月則舊記存焉李華杭州刺史廳壁記曰天寶中朝廷以尚書郎

人物之高選二千石元元之性命始以省郎臨大部若
密邇京師或控壓衝會萬商所聚百貨所殖將擇長吏
重難之杭州東南名郡咽喉吳越勢雄江海監莅者多
當時名公宋丞相劉僕射崔尚書訐謨大政其間劉尚
書裴給事之盛德遠業左丞蘇吏部之公望遺愛在人
韋太原崔河南劉右丞侯中丞節制方隅有事已來承
制權假則相國元公旬朔之間生人受賜由是望甲餘
州名士良將遞臨此部况郊海門地浙江三山動搖於

掌端靈濤歎激於城下水牽卉服陸抗山彘駢檣二十
里開肆三萬室近歲炎沴繁興寇盜連起百戰之後城
池獨存乳哺疲人分命賢哲詔以兵部郎中范陽盧公
幼平為之公體仁而清直方簡亮文以輔德武以靜人
澄曠有清江之姿崑我有秋山之狀麾幢戾止未逾三
月降者陳忠義歸者喜生育旌次讓利轅門無聲人咸
曰休哉以卿佐之才導王澤敷德政吾見其為公為侯
福履宜之未見其極也

增序唐韓愈贈崔復州序曰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
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
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
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
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况
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
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
恒而民產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

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愈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
難為也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
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
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於崔君慶復
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書

州佐總載

原杜氏通典曰州之佐吏漢有別駕治中主簿功曹書

佐簿曹

簿曹從事史
主錢穀簿書

兵曹

兵曹從事史有軍事
則置之以主兵馬

部郡國

從事史典郡書佐等官

又有孝經師主監試經月令師主時節祠祀律令師主平法律

皆州自辟除為百石

又後漢書或云秩六百石

職與司隸官屬同惟

無都官從事漢魏之制復增祭酒文學從事員晉又有

武猛從事員

其州邊遠有山險寇賊者置弓馬從事五十人

歷代職員互相因

襲雖小有更易而大抵不異自魏晉以後刺史多帶將

軍開府則州與府各置僚屬州官理民

別駕治中以下是

府官

理戎

長史司馬等官是

後魏舊以州牧親人班九條之制使

前牧選吏以待後人獻文帝革制刺史守宰到官之日

仰自舉擇以為選官若簡任失所以罔上論自孝明孝
昌以後四方多難刺史太守皆為當部都督雖無兵事
皆立僚佐頗為煩擾高隆之乃表請自非邊要見有兵
馬者悉皆斷之 北齊上上州刺史屬官佐吏合三百
九十三人以下州遞減十人其州郡佐吏皆州府辟除
及後主失政賜諸佞幸賣官分州郡下逮鄉官多降中
旨故有勅用州主簿郡功曹者 後周刺史府官則命
於天朝州吏并牧守自置至隋以州為郡無復軍府則

州府之吏變為郡官矣

別駕一

原杜氏通典曰別駕從事史一人從刺史行部別乘傳

車故謂之別駕漢制也歷代皆有

梁時別駕官品揚州視黃門郎南徐州視

散騎常侍

隋及唐並為郡官

說在郡佐後

別駕二

原持版

贈刀

白帖刺史六條曰州別駕治中部見刺史持版拜刺史答拜又曰呂虔為刺

史有佩刀相者以為三公服虔乃贈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有害以卿有公輔之量故相與之

同

從事秩

居刺史半

應劭漢官儀曰別駕秩百石同詣郡從事 庾亮集答郭豫書曰別

駕舊與刺史別乘同流宣王化於萬里者其任居刺史之半安可任非其人

周景題輿

鄧盛馳傳

謝承後漢書曰周景為豫州刺史辟陳蕃為別駕不就景題別駕輿曰陳仲舉座也不復

更辟蕃惶懼起視職北堂書鈔王允別傳云本郡民有路仁者少無名行太守王殊召補吏允犯顏直諫殊

怒收允欲殺之刺史鄧盛聞而馳傳補為別駕從事

當展驥足

顯化鷹揚

蜀志

曰龐統字士元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北堂書鈔管

寧讓別駕表云州民管寧誕燕雀之賤棲朝桐之華夫別駕者明使君之羽翼顯化之鷹揚宜授英儒非誕闇

昧所得

腹心之任 股肱之忠

先賢行狀曰袁紹領冀州牧以審配為別

私者

駕委以腹心之任并總幕府王隱晉書曰王祥字休徵琅邪人也本州呂虔檄為別駕以股肱之忠糾合義

衆州境獲寧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唐彬正色長文

佯狂

孫盛晉陽秋曰王沈檄唐彬為治中別駕忠肅公亮匡救違闊盡規誨以納善不顯諫以自彰富朝

正色焉

王隱晉書曰王長文廣漢郡人也益州五辟

公府再拜皆不就又送別駕傳辟之長文佯狂不詣州

縣改服
逃亡

齋傳假董正卑辭請鄧粲

廣州先賢傳云董正字伯和南

海人也時州治蒼梧郡張使君舉正三辟不就後更辟書正難重違州意從詣州使君聞已在途命書佐齋別

駕從事假正正慚俯就復上傳送本郡晉書曰鄧粲

少以高潔著名與南陽劉驎之南郡劉尚公同志友善

並不應州郡辟命荆州刺史桓冲卑辭厚

禮請粲為別駕粲嘉其好賢乃起應召

貳職四岳

佐理六條 佐股肱之郡 屈公輔之才 當共理

之才 居半刺之任 貳龔黃之政 播海沂之謠

縣屈良才時善龐統 邦稱孔亮人詠王祥

別駕三

原緹油屏泥

漢書循吏傳曰黃霸為揚州刺史三歲宣帝賜車蓋特高一尺別駕主簿車緹油屏

泥於軾前以章有德

屏星曲駢

豫章列士傳曰孔恂字巨卿為別駕從事車前後舊有屏星如

刺史車曲駢儀式刺史因怒欲去別駕車屏星恂曰使君毀國舊制別駕可去屏星不可省乃投傳去刺史追謝之

以儉厲俗

謝承後漢書已祇傳云祇為別駕體素清白以儉厲俗在官不迎妻子係

祿不餘

以疾辭官

魏志曰兖州刺史令狐愚辟單固為別駕以疾辭官

思得袁

琇

北堂書鈔應亨與州將書云誨命欲求別駕思得一人陳國袁琇以其才經治亂也

勸迎天

子

又曰袁紹領冀州以田豐為別駕豐勸迎天子紹不納及敗曰吾慚田別駕

太祖改容

魏志曰魏太祖破袁氏冀州辟崔琰為別駕從事謂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二十萬衆故為大州也琰對曰今天

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

温恢無憂

甲兵惟此為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改容謝之於時賓客皆伏失色

又曰温恢為揚州刺史蔣濟為別駕令曰

善於將命

李子為臣吳宜有君今君還州吾無憂矣
臧榮緒晉書何攀傳云王濬為益州辟攀為別駕濬謀伐吳遣攀奉表詣臺口陳事機詔再引見乃令張華與

攀籌畫進討之宜濬兼遣攀過羊祜面陳伐吳之策攀善於將命帝嘉之詔攀參濬軍事

宜得其

才

北堂書鈔曰王丞相集有教曰護軍長史顧和理識清敏的令端右宜得其才以為別駕案和總角便有

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興吾宗者必此子也時宗人球亦有令聞為州別駕榮謂之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周顛遇之和方擇蟲豸然不動顛入謂導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王導為揚州請為別駕

江統舉賢

江氏家傳曰江統字應元太傅東海王越為兗州牧請君為別駕與君書曰昔王子師作

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又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慙此者否君舉高平邾道微為賢良陳留阮宣子為直言濟北程弘叔為方正

易雄解位

晉中興書曰易雄字與長舉孝廉為州主簿還

別駕自以寒門不宜久處其位解位後為春陵令

在府稱職

又曰丹陽陶錄云迴字恭潤大

將軍王毅命為參軍
轉州別駕在府稱職

所在任職

又曰習鑿齒字彥威
荊州刺史桓溫辟齒

為別駕溫出征伐齒或從或守所在任職每處機
要在事有績善尺牘論議溫甚器遇之在職十年

在

朝誠亮

北堂書鈔王丞相表云治中
張遜在朝誠亮可補別駕

協和輔相

魏志
王基

傳云刺史王陵特表請
基為別駕協和輔相

先主辟龐統

蜀志龐統傳云
諸葛亮言統於

先主先主見與言潭大
器之辟為別駕從事

呂範辟陸遜

吳書曰孫權嘉
陸遜功德欲殊

顯之難為上將軍列侯猶欲令歷本州
舉命乃使揚州牧呂範就辟別駕從事

陳茂諫周敞

不宜履險

謝承後漢書曰陳茂有異術交趾刺史吳郡
周敞辟為別駕從事敞欲到朱崖儋耳茂諫

曰不宜履險敵不聽涉海遇風船
欲顛覆茂仗劍呵罵水神方得濟

郭舒諫王澄不可

輕佻

晉陽秋郭舒為荊州別駕諫刺史王澄宜撫養文武簡練士卒以備不虞不可輕佻

治中一

原杜氏通典曰治中從事史一人居中治事主衆曹文

書用漢制也歷代皆有

蜀龐統以從事守耒陽令不治免官魯肅曰使處治中別駕之

任始當展其驥足乃以為治中 晉郗鑒為治中 又

車武子為桓溫治中有會不同溫輒云無車公不樂

梁陸襄字師卿為揚州治中襄父終此官乃因辭武帝許聽與府司馬換廨居之

隋為郡官唐

改為司馬

說在郡佐後

治中二

原大水及期

益州耆舊傳云任文公為治中時旱白
刺史云五月一日大水至及期果然

單席於地

又云張彥字伯春為治中刺
史每坐高床治中單席於地

職在刺割

王充

論衡自紀篇云王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辟詣揚州部丹
陽九江廬江後入為治中材小任大職在刺割筆札之

思歷年

恐非常選

晉書庾冰表云州
任實重恐非常選

凌虛歸家

鄒德

明南康紀曰盧耽任州為治中有神術能飛每夕輒凌
虛歸家曉則還州曾元會晚不及朝則化為白鵲至蜀

前迴翔欲下威儀以

奉使稱意

蜀志曰先主教令彭
美宣傳軍事指授諸

將奉使稱意識遇日加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拔美

為治中從事美起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蒼然自

矜得遇

三轉至治中

檀道鸞晉記曰習鑿齒字彥威
才情秀逸桓溫奇之自州從事

滋甚

歲中三轉
至治中

三十為治中

世說曰習鑿齒吏才不常桓
宣武器之未三十用為荊州

治中謝朓曰不遇明
公荊州老從事耳

陳禪五毒畢加

謝承後漢書曰
陳禪為州治中

從事時刺史為人苛刻受納贓賄禪當傳拷乃至
答掠無算五毒畢加神意自若辭對無變事遂釋

陰

澹割耳訴枉

王隱晉書曰陰澹時弱寇才行忠
烈州請為治中從事割耳訴枉

所拔

皆為牧守

益州耆舊傳柳琮字伯憲為治中與人交結
久而益親其所拔進皆世所稱致位牧守鄉

里為之語曰得黃金一
筭不如柳伯憲所識

諸事一以諂之

江表傳曰孫
權克荊州將

吏悉歸附而潘濬獨稱疾權遣人以床就家舉致之濬
涕泗交橫權親以手巾拭其面即以為治中諸事一以

諂之

主簿一

功曹書佐附

原杜氏通典曰主簿一人錄門下衆事省署文書漢制也歷代至隋皆有功曹書佐一人主選用漢制也其司隸功曹從事史兼錄衆事

應劭漢百官表曰司隸功曹從事即州治中從事也

晉以來改功曹為西曹書佐宋有別駕西曹主吏及選舉即漢之功曹書佐也

主簿二

原畢雲自劾

三輔決錄云畢雲為主簿剛直樂善大悅楊園詔推之雲自考劾遂死

郭

舒自繫

晉書曰郭舒始為領軍校尉坐擅放司馬彪繫廷尉世多義之刺史夏侯含辟為西曹轉主簿

含坐事舒自繫理含事得釋刺史宗岱即命為治中

詣習主簿

晉陽秋曰習鑿齒為桓溫主簿

今於蜀致星人既夜問國家祚運脩短答云世祚方永溫不悅明晚送絹一匹錢五十文以與之星人乃馳詣鑿齒曰家在益州今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為標碣棺木耳鑿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匹令僕自裁忠錢五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幾誤死君嘗聞乎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詣溫別溫問去意以鑿齒言答溫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

鑿齒親遇隆密

又曰習鑿齒為桓溫荊州主簿親遇隆密

景仁撫箏而歌

北堂書鈔曰謝景仁為豫州主簿在桓靈竇門下靈竇聞其善彈箏以箏令其

彈之因歌秋風意氣殊遠靈寶甚重之

主諸簿書普闕諸事

又曰韋昭辨釋名云

主簿者主諸簿書普也普闕諸事也簿書必有掌者錄事總領之耳

毀服為監親執

勞辱

臧榮緒晉書曰燕王承為相令易雄為主簿佐史逃散雄毀服為僮豎從之親執勞辱

從事一

典郡書佐 祭酒從事附

原杜氏通典曰部郡國從事史每郡國各一人漢制也

主督促文書舉非法

朱震字伯厚為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贖罪三府諺曰車如雞棲

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典郡書佐每郡國各一人漢制也各主

一郡文書以郡吏補歲滿一更

祭酒從事史漢魏以

來置宋世分掌諸曹兵賊倉戶水鎧之事自江左揚州
無祭酒而以主簿治事

從事二

原德行堂堂

辨論洵洵

益部者舊傳曰邢顯為州從事人稱之曰德行堂堂邢子

昂顯字子昂魏志曰嚴包字文通才學最高應州辟衆為之語曰辨論洵洵嚴文通

舉姦摘

伏依法執案

益部者舊傳曰賀太和州辟為從事舉姦摘伏部人無怨長沙者舊傳曰虞

芝為南陽郡從事太守芮氏親連王室自恃豪援芝依法執案

百僚敬服 萬里肅

清

謝承後漢書曰胡騰為荊州從事萬事既辦一州肅然百僚敬服其能長沙者舊傳曰虞芝為郡從事

萬里肅清

就車赴職

投傳去官

謝承後漢書曰朱震為郡從事曰震宿有負薪

之憂力疾就車職重人輕必不堪久王隱晉書曰劉毅州辟為都官從事京邑肅然彈河南尹事司隸徐不過曰躩虎之犬齷鼠蹈其背毅曰既能躩虎又能殺鼠何損於犬投傳而去

從事三

原文學從事

管輅別傳云冀州刺史裴徽檄召輅為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罷倦天時

大熱移床在庭前樹下乃至雞向晨然後出再相見使為鉅鹿從事三見轉治中四見轉為別駕

武

猛從事

典畧云張楊靈帝時為并州武猛從事

材力過人

蜀志曰馬謖字幼常以荆

州從事隨先主入蜀材力過人好論軍事

武力過人

張遼傳云張遼少為郡吏漢末并州刺史

丁原以遼武力
過人召為從事

三府側席

北堂書鈔鍾離意別傳云
揚州刺史夏君三辟意署

九江郡從事

三府側席

八辟從事

謝承後漢書曰周樹達於法
善能解煩釋疑八辟從事

陳事序要

又曰周樹辟為從事刺史孟觀有
罪俾樹作章陳事序要得無罪也

不累

其身

益部耆舊傳云李弘字仲元為州從事揚雄稱
之曰不屈其志不累其身不異不患可否之間

不畏彊禦

華嶠後漢書曰衛羽為州從事時常侍單超
兄子匡為濟陰太守負其勢大為貪放刺史

第五種欲收之聞羽素抗屬乃召羽謂曰聞公不畏彊
禦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於一割羽出遂

馳至定陶閉城門收匡賓客親吏四十餘人七
日中起發其贓五六十萬種即舉奏一州震悚

號曰

卧虎

陳留耆舊傳云高慎字孝甫敦質少華口不能劇
譚嘿好沉深之謀為州從事號曰卧虎故人謂之

嶷然不語
高孝甫

當為鷹犬

謝承後漢書曰朱震為部從事時濟陰太守單匡在官放恣辟

震請見曰
當為鷹犬

師友之道

東觀漢記曰班彪避地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為從事深相敬愛

接以師
友之道

尚德之舉

孟嘉傳曰庾亮拔孟嘉為勸學從事高選儒官嘉值尚德之舉

廉潔通敏

漢書曰趙廣漢為州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為名

威厲冰霜

長沙者舊

傳曰庾芝轉部從事太守為氏不遵法度芝乃諷諫威厲冰霜

世稱冰清

東觀漢記曰契準字

幼陵為別駕從事監職公正不發私書世稱冰清

號白馬從事

廬江七賢傳曰陳眾辟州

從事有劇賊淳于臨等數千人攻縣光武遣司空李通帥師擊之州牧惶怖恐獲罪眾於是自請以恩信曉諭降之乘單車駕白馬往到賊所以義告諭臨素服名德即降服民立生祠曰白馬從事

比都官

從事

見司隸校尉篇通典註中

喬公得女女賊

後漢書曰喬公祖為梁縣功曹荊河州刺

史周景行部到梁國公祖謁景因伏地言陳相羊昌罪惡乞為部郡從事窮理其罪景壯公祖意即署遣之列其考得姦賊梁冀馳檄救之景承旨召公祖還檄至不發案之益急昌坐檻車徵公祖由是知名

文

公有道術

益部耆舊傳曰任文公有道術為州從事越雋欲反遣案虛實止傳舍有風發文公起曰

當有逆變因率駕去未能發者為郡兵所殺

子顏奇士可與計事

東觀漢記曰吳

漢字子顏更始立使使者韓鴻徇河北或謂鴻曰吳子顏奇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漢甚悅之

令思

才器以為賓友

晉中興書曰華譚字令思幼而好學弱冠知名揚州刺史周浚禮辟署從事愛

其才器以

為賓友

中正一

原杜氏通典曰按陳勝為楚王以朱房為中正而不言職事兩漢無聞魏司空陳羣以天臺選用不盡人才擇州之才優有昭鑒者除為中正自拔人才銓定九品州郡皆置吳有大公平亦其任也

吳習溫為荊州大公平大公平即州都也後潘

祕為尚書僕射代溫為公平甚得州里之稱

晉宣帝加置大中正故有大小

中正其用人甚重

晉劉毅字仲雄年七十已告老後舉為青州大中正高書以毅慙車致仕

不宜勞以碎務孫尹表曰司徒魏舒司隸嚴詢與毅年齒相近管四十萬戶州兼董司百寮總攝機要舒所統

殷廣兼執九品銓十六州議者不以為劇昔衛武公年過八十入為司徒毅志氣聰明一州品第不足勞其思

慮毅遂為州都銓正人流清濁區別其所彈貶自親貴始又干寶稱晉宣帝除九品置大中正晉今日大小

中正為內官者聽月三會議上東門外設幔陳席又

劉毅上表刺史初臨州大中正選州里才業高者兼主

簿從事迎刺史若吏部選用猶下中正問人事所在父

祖位狀又晉起居注曰僕射諸葛恢啟稱州都大中

正為吏部尚書侍郎司徒左長史掾屬皆為中正臣今

領吏部請解大中正以為都中正職局司理不宜兼也

齊梁亦重焉

梁沈約遷侍中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揚州大中正開高書八條事

後魏有

之

孝文云中正之任必須得才業兼資者太武帝時崔浩為冀州中正

北齊郡縣皆有其

本州中正以京官為之

乾明中邢邵為中書監同郡許惇與邵競本州中正遂憑附宋

欽道出邵
為刺史

隋有州都其任亦重

晉王廣為雍州牧司空
揚雄太僕高頊並為州

都
唐無

中正二

原定九品

晉書曰劉毅論九品云臣聞官材三難治亂之所由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

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職名中正實為
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宜罷中正除九品也

有八

損

詳

不能寬大

魏畧云時苗字德胄鉅鹿人也為大
官令領其郡中正定九品至於叙人

才不能寬大然紀人之
短雖在久遠銜之不置

平次人才

北堂書鈔傅子云
魏司空陳羣主九

品之制置郡中正
平次人才之高下

觀過黨里

又應璩新詩云十室
稱忠信觀過必黨里

自品編戶

又孫楚集奏曰九品漢氏本無班固著漢書序往代賢智以為九條此蓋記鬼錄次第耳

而陳羣休之以品生人又魏武拔奇決於胸臆收才不問階次豈賴九品而得人今可令長守為小中正各自品其編戶也

銓評之職

干寶晉記云傅咸在位多執正為豫州中正云云

清定

之選

北堂書鈔湛方生諫中正殿云清定之選實須其人

總十六州

王隱晉書云魏舒兼

總十六州中正

操人主之威

北堂書鈔云劉毅論晉置九品之令為中正乃操人主之威

掌州鄉之論

又傅暢自序云時請定九品以余為中正余以祖考歷代掌州鄉之論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一

謹案第一頁後三行乃遣丞相史出刺刊本誤置
史字於刺字之下據通典改

第十九頁後四行不服極法刊本服訛復據漢書
本傳改

第三十一頁後三行與鎮兵雜限以沙磧刊本雜
訛雖沙訛砂據唐書本傳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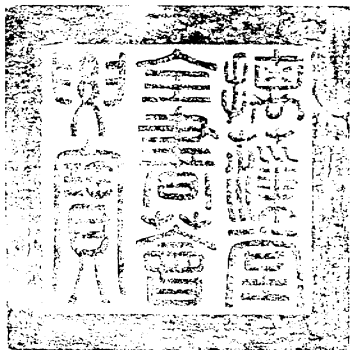
第四十頁後七行燕文明帝孰之後也刊本脫明
字又孰訛晃據庾信集改

第四十一頁前二行不妨餘裕刊本餘裕訛殊俗
四行渭南千畝之竹刊本畝訛頃並據庾信集
改

第四十二頁前五行於是嚴顏不撓刊本嚴訛厥
據徐陵集改

第六十頁前三行聽月三會議上東門外刊本上
訛於據通典改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 臣 裴 謙

謄錄監生 臣 程蓮孫